

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库

英烈传

[明] 郭 勋 著

张民服 彭 勇校点



前 言

《英烈传》，又名《云合奇踪》、《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英烈传》等。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为明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后郭勋于嘉靖年间所作，讲述了以元末顺帝荒淫误国、朝纲败坏为始，到洪武十六年（1383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扫平海内、完成统一大业为止的这段历史。据说郭勋修撰此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宣扬其先人郭英的战功，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但是，不论其动机怎样，作为继《三国演义》之后较早的一部讲史小说，该书开创了本朝人以小说形式描写本朝君臣开国创业历史的先例，突破了封建专制时代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些禁忌，使这段历史得以文学表现手法展现在世人面前，具有深远意义。此后，本朝人写本朝史的各类小说相继问世，在小说创作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鲁迅、郑振铎等都曾予以较高的评价。

就这部小说的写作质量而言，自该书问世后，诸家即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综概其说，认为此书艺术水平一般，具体言之，或视其“艺术表现比较粗糙”，或评其诗作辞句平庸，或责其间杂荒诞宿命之论，或议其摹仿比拟、缺乏创新，种种议论，不一而足。然而，撇开上述种种评议，平心而论，该书叙述了以朱元璋为首的“开国英烈”反抗元朝腐朽统治，创建大明王朝的故事，用文学形式反映出当时广大民众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斗争史实，再现出许多当时的战争场面，并艺术地塑造了一批神形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加之该书叙事多以有关史料为依据，按时间顺序展现故事情节，这就有助于我们从文学角度了解元末社会变革及朱明王朝的建立情景。所以，该书尚有一定的文史相兼的价值。

自《英烈传》问世以来，有多种版本付梓刊行。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杨明峰刊本，书名《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简称《皇明英武传》，八卷六十回。此次点校，以万历后期刊行、卷首载

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徐如翰作序的《云合奇踪》本为底本,凡八十回。参校了清德聚堂本、致和堂本等。徐如翰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为该书作序之时,正由晋北边关备兵观察使之职罢官家居。该本署名稽山徐文长编、玉茗堂批点,则被认为是书坊主的假托。

下面将此次校点中的有关问题略作说明:

第一,此次校点的底本书名为《云合奇踪》,但仍将其定名《英烈传》,意在与目前已出版的其它版本的该书名称相一致,不致给读者带来由同书异名而造成的错觉。另外,底本原为八十则,此次校点将“则”改为“回”,即八十回。

第二,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例如:仍以四言联对为各回回目。只对明显错字和错误之处略加改正,如第八十回载:“自大同丫角山起,西至延绥镇一百余里,”“百”字显属错误,故改为“千”,即“一千余里。”另外,在校点中凡古字、俗字、异体字等,略加统一,改为规范简体字。

第三,对底本中的少数缺漏之处,据清德聚堂本一一补上。对底本有而他本无的内容,如第四十回陈理投降朱元璋时所上降表,以及朱元璋平陈后谕谕臣民之文,均予保留。

由于校点者的水平所限,校点中难免出现错误或不当之处,希望读者随时批评指正。

张民服 彭 勇

1997年5月8日

目 录

第 一 回	元主淫奢 昊天示谴	(1)
第 二 回	挑河毁庄 诸奸肆乱	(4)
第 三 回	元臣尽瘁 臆党残忠	(7)
第 四 回	玉帝简良 祥师护圣	(10)
第 五 回	帝曜辉煌 神龙呵护	(13)
第 六 回	龙卜行藏 星来邂逅	(16)
第 七 回	凤留龙驾 台显英名	(20)
第 八 回	馆延俊杰 策定元戎	(24)
第 九 回	长歌遇主 两曜垂勋	(27)
第 十 回	计定滁和 星归忠武	(30)
第十一回	二虎争雄 单刀保会	(33)
第十二回	灵誕三俞 仁为众戴	(36)

第十三回	援降被困 火战破围	(40)
第十四回	采石鏖歌 彗星荡漾	(43)
第十五回	帐亡刺贼 江增胡兵	(47)
第十六回	义诛刺贼 仁取金陵	(50)
第十七回	宝开石壁 颠拨天机	(53)
第十八回	法遣妖猿 道联知己	(56)
第十九回	旁求俊义 备述精灵	(59)
第二十回	智取镇江 兵收常郡	(63)
第二十一回	将陨虚星 坑擒士德	(66)
第二十二回	鹤引九六 火救重围	(69)
第二十三回	刑虔劫贼 困服毗陵	(72)
第二十四回	百战吴凶 借天摄诡	(75)
第二十五回	龙奋兜鍪 罗磨诸宿	(79)
第二十六回	释罗睺星 取金华府	(83)
第二十七回	智登樊岭 夜拔婺州	(86)

第二十八回	元臣死难 池郡遭围	(90)
第二十九回	贼射氏精 师隆角宿	(94)
第三十回	桥更铁石 计溃汉师	(98)
第三十一回	诏免征输 驾临江右	(102)
第三十二回	半星出世 西江全收	(106)
第三十三回	忠臣死国 义妇保儿	(110)
第三十四回	吴汉合谋 安丰独困	(114)
第三十五回	坚壁南昌 计传钧旨	(118)
第三十六回	鄱阳血战 牛宿代溺	(122)
第三十七回	忠武援胶 济阳诡汉	(126)
第三十八回	兵分五克 风借一天	(130)
第三十九回	箭毙渠魁 祠崇忠节	(134)
第四十回	雄据高冠 款输陈理	(138)
第四十一回	鹤鸣设险 罗睺逼人	(142)
第四十二回	罗识今生 神开觉路	(146)

第四十三回	日现黑子 帅堕东南.....	(150)
第四十四回	礼服天瑞 威击伪周.....	(153)
第四十五回	张惶六师 鞠除僧犯.....	(157)
第四十六回	酒里兵戈 湖中诗赋.....	(161)
第四十七回	湖波陷我 烈火烧周.....	(165)
第四十八回	血侵袭马 巧代巡风.....	(168)
第四十九回	士减西脱 房宿东征.....	(172)
第五十回	水陆探敌 妖法惑人.....	(176)
第五十一回	妖不教奸 威以剿叛.....	(180)
第五十二回	钱唐纳降 皂林擒贼.....	(183)
第五十三回	连环御敌 放水淹周.....	(186)
第五十四回	草薶九将 激刺张虬.....	(189)
第五十五回	机应台垣 奸藏官宿.....	(192)
第五十六回	神指兵机 军行克制.....	(195)
第五十七回	气回北斗 举动三军.....	(198)

第五十八回	兵困苏台 术挈家属.....	(201)
第五十九回	赚取无锡 雨破姑苏.....	(205)
第六十回	地易志公 冢全忠孝.....	(209)
第六十一回	位登大宝 祭告四征.....	(212)
第六十二回	大士显灵 浙东平服.....	(216)
第六十三回	威靖南闽 德施东兖.....	(220)
第六十四回	苦守汴梁 奇筹映石.....	(224)
第六十五回	大梁纳款 河北分攻.....	(228)
第六十六回	兵鏖海口 妖见元宫.....	(232)
第六十七回	雨济兵舟 雾蒙人面.....	(236)
第六十八回	九门迫虏 大驾回京.....	(240)
第六十九回	八面藏阍 移营赚敌.....	(244)
第七十回	五台访道 泾地除凶.....	(248)
第七十一回	汝兵控虏 云气伏兵.....	(252)
第七十二回	驾幸禅林 风清沙漠.....	(256)

第七十三回	调虎离寨 灵驹刨水	(260)
第七十四回	长虹度虏 角端显形	(264)
第七十五回	券铭带砺 师振巴川	(268)
第七十六回	瞿塘血战 剑阁兵降	(272)
第七十七回	冷谦遁迹 蜀主归明	(276)
第七十八回	殿阁宏开 滇黔兵讨	(280)
第七十九回	奎兵驱象 仙释显灵	(285)
第八十回	制分疆宇 人乐雍熙	(290)

第一回

元主淫奢 昊天示谴

霹雳一声天地晓，拓开昏翳还明皎。

神龙飞奋淮泗滨，毒虺潜逃腥秽扫。

落落星辰世诞生，如云如雨望神明。

赤剑腰横摇紫气，宝刀袖舞卷愁云。

干血千场诛伪贼，功劳百战妖氛灭。

恢张淑气寰宇清，勒鼎铭钟垂骏业。

只今四海仰升平，万岁千秋祝圣君。

因将龙虎风云遇，播向人间贤智闻。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却有王莽自称假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逮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直至唐高祖混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宋太祖来，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就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大梁。传至徽、钦二帝，俱为金人所虏。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直逼到扬子江边，一望长江天堑，无楫无舟。忽有二人牵马一匹，说道：“此马可以渡江。”康王见势急，就说：“你二人倘果渡得我时，重重赏你！”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那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低着头，闭着眼，但听得耳边风响，倏忽之间，便过长江。那二人说：“陛下此去，尚延宋祚有二百五十余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请下马。康王开眼一看，人与马俱是泥的。正在惊疑，远远望一带旌旗，俱是来迎王驾，便即位于应天府。这是叫做“泥马渡康王”故事。

话分两头。却说鞑靼国王铁木儿有子唤名忽必烈，他的母亲梦见火光

照腹而生，居于乌桓地。而后来伐乃蛮，蹙西夏，并了赤乌的部落，僭称王。在斡难河边，破了白登，过了狐岭，直至居庸关，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于临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了宝位，国号大元。

传至十世，叫做顺宗，以脱脱为左丞相，撒敦为右丞相。一日，早朝已毕，开口问曰：“朕登基五载，众事纷纷，未得一日之乐，卿等何以致之？”撒敦奏曰：“陛下为万乘之主，身衣锦绣，口饫珍馐，耳听管弦之声，目睹燕齐之色，神仙窃窕，暮鼓晨钟，惟陛下所为，有何不乐？”

只见左边闪出一员大官，绯袍象简，正色抗颜，竟到顺帝面前说：“陛下可诛此贼以杜淫荒。”顺帝看时，却是左丞相脱脱。便问：“撒敦何罪当诛？”脱脱便说：“望陛下听讲个‘乐’字，便知撒敦之罪：昔周文有灵台之乐，与民同乐，后来便有天下之二；商纣有鹿台之乐，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诛。陛下若能任贤修德，和气洽于两间，乐莫大焉。倘效近世之乐，必致人心怨离，国祚难保。”顺帝听了说道：“宰相之言是！”令内侍取金十锭、帛十匹赐之。脱脱辞谢：“臣受天禄，当尽心以报国，非图恩利也。”顺帝曰：“昔日唐太宗赐臣，亦无不受，卿何辞焉？”脱脱再三辞谢乃受。

撒敦惶恐下殿，自思：“耐烦这厮作对，须要驱除得他，方遂吾意！”正好出朝，凑遇知心好友，现做太尉的，叫做哈麻，领着一班女乐，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百寿衣，都戴着七星搔拽堕马妆角髻，都履着绒扣锦帮三寸凤头鞋，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娜，玎玎玲玲，悠悠扬扬，约有五十余人进宫里来。两下作揖才罢，哈麻便问：“仁兄原何颜色不善，却是为何？”撒敦将前情备说一遍。哈麻说：“且请息怒！后来乘个机会，如此如此。”撒敦说：“若得如教，自当铭刻！”撒敦回家去了。

那哈麻带领了女乐，转过宫墙，撞见守宫内使，问道：“爷爷、娘娘那里？”内使说道：“正在百花台上筵宴哩。”哈麻竟到台前俯伏，说：“臣受厚恩，无可孝顺，今演习一班女乐，进上服御，伏乞鉴臣犬马之报，留宫听用。”顺帝尚未开言，只见皇后对哈麻说：“陛下昨夜忽梦见满宫皆是螻蛄毒蜂，任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着绯袍，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径入宫中，将前物一扫而净。急问：‘何人？’那人便撒腰间宝剑砍来。流水避得出宫，那人竟将宫门紧闭。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正是三更，心中甚是战栗。今日早朝，因问百官寻个乐处，幸有撒敦丞相宽慰，不意脱脱又说该游乐缘故。今者回宫，只是不快。你既献进女乐，可

教他歌的歌，舞的舞，吹的吹，打的打，或者略可劝解些。”哈麻便叫女乐依娘娘分付，歌舞吹唱，自家叩头辞了，竟大步出宫而去。

自古道：“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顺帝与皇后因进来女乐，甚是欢喜，正在台上交杯递盏取乐，不觉又是三更。忽听得东南角上忽刺刺一声响亮，恰似：

天门雷动阳春转，地角山空石火摧。

顺帝惊问：“何处的响？”侍臣奏曰：“清华宫塌了一角，角柱边地陷了一穴，因是如此。”顺帝放杯，大是不快，分付就寝。次日视朝，说前夜的梦，昨夜的响，主何吉凶？急宣台官林志冲圆梦。志冲曰：“大都应在不祥，望陛下修省以弭灾患。若地陷一节，更须细看。”帝即同群臣往看。这穴约长一丈，阔三尺，黑气冲天，莫敢近视。宣取死囚一人探取。顷间取到一人，姓田名丰，帝分付：“若探穴无事，便赦你死。”田丰应旨，手提短刀，坐在筐中，用铃索垂下约深十丈余，黑黑暗暗，手摸脚揣，摸着一块石碣，约高尺许。田丰取入筐内，却把铃索摇动，众人拽将起来。看时，却刊着二十四字：

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弓角芳。

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

顺帝看了，说：“元重改，或要改元，方好太平么？”群臣都不做声，顺帝起驾还宫。次日设朝，诏改年号为至正元年。

自此之后，太尉哈麻又进西方僧，行房中运气之术，名唤演揲儿法。顺帝广取好人宫，采补元阳以延年寿。教宫女披发戴冠，身佩璎珞，大红销金裙袄，云肩鹤氅，各执法器。内一人摇铃，便凤管、鸾笙、箏、篥、小鼓、胡琴、小板一齐应声而起。念佛一声，便按舞奏乐。宫中止有哈麻及妹婿并秃鲁帖木儿等十来人，相与褒猥，群僧出入禁中，丑声外部。

帝又造龙舟、宫漏，极其巧妙。如此五年。那时盗贼蜂起，妖怪屢生。燕都有鸡化为狗，羊变做牛；江南铜铁自鸣，汴城河水忽成五彩；花草如画，三日方解；陇西地震百日，会州公廨墙崩，获弩五百余张，长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彗星火焰蓬勃，堕地成石，形如狗头。温州乐清，江中龙见，有火如球；山东地震，天雨白毛。各处地方申奏，似雪片的飞来，不知顺帝知道也不？

第二回

挑河毁庄 诸奸肆乱

曠穡中原已百秋，蒸黎随处若虔刘。

山青水绿非前代，草白沙黄都废丘。

天上云沉谁见日，人间愁重那抬头。

几时否极重还泰，醉在西江十二楼。

却说屢年之间，顺帝宴安失德，各处灾异多端，人心怨恨，盗贼蜂生，都被丞相檄敦、太尉哈麻，并这些番僧等众遮瞒不奏。顺帝那里晓得，终日只在宫中戏耍，不题。

却说颍州地方有个白鹿庄：

树木森阴，河流清浅。春初花早，万红千紫斗芳菲；秋暮枫寒，哀雁悲蛩争嘹亮。到夏来，修竹吾庐，妆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到冬来，古梅绕屋，安排起几处远离人世的蓬莱。对面忽起山冈，尽道像黄陵古渡，因声声叫冈做“黄陵”；幽村聚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群，便个个唤庄为“白鹿”。

不知那里有个官儿，摇摇摆摆，走到林间，说道：“真个天上人间，尘中仙府！”便叫跟随的人分付说：“你可查此处是谁人家的，叫他送了我老爷，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跟随的得令，便到庄内说：“你何人家，做甚勾当？晓得我们贾老爷在此，茶也不送一盞出来！”却见一人身長丈二，眼若铜铃，出来应接道：“不要说是‘假老爷’，便是‘真老爷’，待怎么？思量什么茶吃，快走！快走！”手持长枪，竟赶出来。那些跟随的扯了这官儿，奔出林中，那人也回去了。那官儿自言自语说道：“我贾鲁名声那处不晓得，可耐这厮如此！略施小计，须结果了这个地方。”

不则一日，竟到京师。次日，朝见拜毕，帝问：“贤卿一路劳苦，且说你

一向出朝，孤家甚觉寂寞。”又问：“一路风景民情何如？”贾鲁便奏说：“一路黄河淤塞，漕运不通，因此上民谣都说道：‘石人一只眼，不挑黄河天下反。’依臣愚见，须挑开沿河一带，庶应民谣，且通漕运。”顺帝应道：“我前日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那些言官上本说道：‘民谣汹汹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宜兴工劳役。’据你今日说，倒是不挑的不好了。”贾鲁一向口舌利便，又奏说：“陛下若依了言官，不挑黄河，听他淤塞了，这些粮米将从那路而来？南北不通，粮米不济，不反何时！”顺帝说：“极有理，极有理！只是当从何处开浚？”贾鲁说：“臣一路来，正从徐、颍、蕲、黄进发，处处该开。至如颍州白鹿庄、黄陵冈，俱被民居占塞，上下四十里，更为阔淤，作急该开。”顺帝即刻传旨，起发河南、河北丁夫七十万人，开浚黄河原路，刻定一月之内完工，阻挠者斩。起驾回宫，不题。

却说颍州白鹿庄，前日持枪来赶的，向说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姓刘名福通，一身膂力异常，且又晓得妖术。家中有面镜子，人来聚会焚香，便照他是为官、为吏、庶民、军士的模样出来；倘与他心上不顺，便照出诸般禽兽形象出来。又结识一个朋友，叫做韩山童，假称世要大乱，弥勒佛下生，鼓动这些愚民，如神如鬼敬他。有些小事，便去照镜子，问下落。

一日，两人正在庄前哄骗众人说：“如此佛力，那怕不做皇帝！”只听得锣声连连的响，呼的呼，喝的喝。两人远远认得，却是本州知州，坐在马上，带领弓兵三百余人，竟投庄里来坐下，说：“今奉圣旨，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浚黄河，拆去民居！”内有里老禀道：民谣说“挑动黄河要反”等语。知州说：“这是圣旨，谁敢有违！且旨上说，阻挠者斩。今日便借你的头，斩讫号令众。”方说得罢，那刽子手竟推这里长到庄前，一刀砍下，献了首级。知州便分付将头盛在桶内，沿河四十里，号令前去。这些弓兵便把刘福通住屋，霎时间拆去。妇女、鸡犬，赶得星飞雪化一般。

福通低着头，只是捶胸叫苦，思量道：“青天白日，竟起这个霹雳，安排得我无家得窜，无地得依，奈何！奈何！”大叫说：“反了罢，反了罢！左右是左右了。肯随我共成大事的，同享富贵；如不肯随我的，听你们日夜开河，受官司苦楚去！”登时，聚集有五六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执头在手，叫道：“胡元混乱中国。今日开河，拆去民居，你们既肯从我，便当进城，开狱放了无罪犯人，收了库中财宝，包你们有个好处。”又往手中把那镜子在水中一照，说：“如心中尚有狐疑的，可从河中掘下，自见分晓。”只见左边一

伙，也约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齐掘。不曾掘得一尺，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身長一丈，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当中凿着一只眼。福通大呼曰：“众位可晓得么？一向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今刚刚在此处掘得石人，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你们心上何如？”这些人便合口说道：“敢不从命！”福通便带了众人，竟投州里来。城中掌军官朵儿只班，因杀了知州，便刻时防备。一声锣响，即冲出一标人来，两下厮杀。福通虽是力大，手下的兵终是未曾习熟，被官军赶杀十来里。韩山童马略落后，却被官军赶上一刀。福通便率杜遵道、郁文盛、罗文素等勒马回杀，救得后边的人，竟到亳州立寨。因立山童子韩林为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山童妻杨氏为太皇后，杜遵道、郁文盛为左右丞相，福通与罗文素为平章，知枢密院事。招集无籍十万余人，攻破罗山、确阳、真阳、叶县等处，直侵汴梁，不题。

且说官军依旧进城，紧闭城门。朵儿只班便星夜申奏京师，备陈事情；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脱脱见揭，便分付资官：“明早随我进奏。”次早，脱脱奏说：“近来僭号称王者甚多。有：台州方国珍、闽中陈友定、孟津毛贵、蕲州徐寿辉、徐州芝麻李、童州崔德、池州赵普胜、道州周伯颜、汝南李武、泰州张士诚、四川明玉珍、山东田丰、沔州倪文俊。今颍州又申奏说有刘福通，甚是猖獗。”顺帝大惊，说：“如之奈何？”脱脱奏：“请大兵讨平，庶无后患。”帝便说：“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李思齐讨刘福通，蛮子海牙讨张士诚，张良弼讨芝麻李。先除大寇，后剿小贼。”敕旨既下，脱脱叩头下殿。那四将各点兵五万，择日辞朝，竟离了燕京，各自寻路攻取。毕竟胜负何如。

第三回

元臣尽瘁 膺党残忠

万马驱驰遍九州，征裘汗血几时休？

思深长忆关山别，声断偏随芦荻秋。

路引旌旗风远近，梦随生死话离愁。

何日一澄清与夏，英雄名镇大刀头。

却说诸官得旨，分讨各处贼兵，谁想皆不能取胜，都带些残兵败甲回来。顺帝见了，日夜忧烦。一日设朝，对文武群臣商议说：“即今盗贼蜂生，各处征讨的官兵，没一个奏凯。卿等何策，为朕分忧剿除？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倘或失误，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只见脱脱叩头奏说：“今者群奸扰乱，震恐朝廷，黎庶不安，灾伤时见。臣等不能为国除患，心实耻之。臣愿竭弩骀之力，肃清江淮，以报圣恩。”顺帝闻奏，降座语脱脱曰：“丞相若能为朕扫除贼寇，奏凯还日，朕当裂土以酬心膂。但中书省是政事根本，不可一日离左右，贤卿若去，朕将谁依？”脱脱又叩头说：“以死报国乃臣子之事，岂敢忘恩！但微臣此去，全望陛下亲贤远佞，以调天和，以安黎庶。”顺帝便敕脱脱为总兵大元帅，以龚伯遂为先锋，哈喇答为副将，也先帖木儿为行台御史，节制兵马，大小官军俱听脱脱指挥，便宜行事。

脱脱拜辞，即日领兵望南进发，竟到孟津，贼将毛贵率本部五千人纳降。脱脱便驱兵渡黄河，从虎牢关至汴梁正北安营。伪宋韩林的探子报知，便集多官商议，只见杜遵道说：“水来土压，兵至将迎。殿下勿忧，臣当领众迎敌。”宋主即令杜遵道、罗文素、郁文盛三将，急统五万人马，与元军相对。遵道勒马横枪，高叫道：“送死的出来！”脱脱大怒曰：“反国贼子，敢此大言！”就纵马横刀，直取遵道。二将交马，战上五十余合，遵道力怯，拨马

便回。脱脱赶上一刀，斩于马下。元兵阵上，催兵奋杀，贼兵溃乱，生擒一千四百余人，斩首一万七千余级。罗文素等领兵入城，坚闭不出。龚伯遂请曰：“乘此势攻城，可料必破。”脱脱笑说：“我兵千里而来，劳力过多，还当息养，不宜仓卒。倘贼兵计穷，冒死血战，不可支矣。”众将唯唯。时韩林见杀了杜遵道，心甚惊恐，决策于福通。福通曰：“脱脱智勇足备，锋不可当，不若且避安丰，再图恢复。”韩林依计，乘夜弃城而走。次早，元兵到城掘战，只见城门大开，城中老幼俱顶香迎接，备言贼兵惧威，引兵逃去等情。脱脱大喜，入城抚民一宿。明日，倍道径抵徐州西门外十里安营。打下战书与芝麻李，说：“来日交战。”脱脱到酉刻时候，密唤诸将受计，如此如此。各各依令去讫。

且说芝麻李对众说：“元兵远来疲困，今晚必无准备。我当前行劫寨，尔众随后即来，两势夹攻，必能全获。”二更时分，果然引兵出城，兵衔枚，马勒轡，直抵元营，悄然无备。芝麻李自喜，领兵并力杀入，细看更无一人，心下大惊，速令退兵。忽见炮响一声，四面伏兵尽起，把芝麻李团团围绕，兵卒也不十分来斗，只是没个隙路可逃，贼兵自相残害，约折去大半。遮摸天明，只见一将传令说：“你们可松一条路，放他逃回。”芝麻李听着，又惊又喜，心下转道：“我且杀开回路进城，再作计议亦可。”只见元兵果然松开一条路，让芝麻李回城。将到城门，急叫城上：“我被元兵混杀一夜，至今方得脱回。快开门，快开门！如迟，恐又赶来也。”正叫之时，举头一望，看见兄弟李通的头号令在城。敌楼边立着一员大将，紫袍金甲，大喝道：“你这贼子，我元丞相已取复此城了，你还不认得？”芝麻李惊得魂飞九霄云外，抱头鼠窜，径走沔阳去了。

天色大明，各将论功有差，因问：“元帅原何晓得来劫寨？先分付布列，又原何径离中军，独去取城？”脱脱笑说：“此是乘虚捣将之法。昔日裴令公元宵夜大张华灯，设宴待客，匹马擒吴元济，正是此样机关，反看便是。他今日以我兵远来，料来疲困，必带雄兵劫寨，城中不过老弱守门耳。我令尔辈四下伏住，等他来时，便围绕混杀一夜。此时我领精兵乘虚攻取城门，自然唾手可得。”众将又问：“围住之时，元帅分付不必过杀，为何？”脱脱曰：“黑夜谁知彼此。我兵只密围数层，虚声叫喊，任他自相残杀，这又是以逸待劳。”众将齐声称说：“元帅神算，神算！”脱脱抚息人民，因遣牙将一面奏捷，不题。